

魏

書

八



道武七王列傳第四

魏書十六

清河王

陽平王

河南王

河間王

長樂王

廣平王

京兆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皇后生明元皇帝賀夫
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
生河南王暉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
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

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後

清河王紹天興六年封兇佞險悖不遵教訓好
輕遊里巷劫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爲戲樂太祖
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義方責
之遂與不協懼其爲變而紹母夫人賀氏有
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
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
數人踰宮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太祖驚起
求弓刀不獲遂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

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而立紹從門
扇間謂羣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
王公已下皆驚愕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
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宮車晏駕而不審登
遐之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
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
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
族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
王公以下上者數百匹下者十匹先是太宗在

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
衆皆響應太宗至城西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
母子死誅帳下闈官宮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
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齧割而食之
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初
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
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殺
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爲宗屬所

欽重太宗治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
得軍儀太宗嘉之賞賜隆厚後討西部越勤有
功泰常六年薨時年二十三太宗哀慟不已賜
溫明祕器禮物備焉熙有七子

長子他龍表爵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謹厚武藝過
人從世祖討山胡白龍於西河屠其城別破餘
黨斬首數千級改封臨淮王拜鎮東將軍尋改
封淮南王除使持節都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
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虎牢威名其著後

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曹僕渾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北討蠕蠕破之運軍儲於比干城劉義隆遣將寇邊他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鎮長安綏撫秦土得民夷之心時義隆寇南鄙以他威信素著復爲虎牢鎮都大將軍宗時轉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儀同如故高祖初入爲中都大官拜侍中轉征

西大將軍遷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年七十三時高祖有事宗廟始薦聞薨爲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詔有司監護喪事禮賵有加追贈平東大將軍定州牧司徒如故諡曰靖王他三子

世子吐万早卒贈冠軍并州刺史晉陽順侯子顯襲祖爵薨諡曰僖王

子世遵襲世宗時拜前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中郎將又行青州事尋遷驍騎將軍出爲征虜

將軍幽州刺史世遵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之肅宗時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尋加前將軍初在漢陽復有聲迹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由是聲望有損沔南蠻首及襄陽民望入密信引世遵請以襄陽內附世遵表求赴應朝議從之詔加世遵持節都督荊州及沔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遣洛州刺史伊奝生冠軍將軍魯陽太守崔模爲別將率步騎二萬受世遵節度軍至漢水模等皆疑不渡世遵怒臨

之以兵模乃濟而內應者謀泄爲蕭肅衍雍州刺
史所殺築門以自固模焚襄陽邑郭燒殺數萬
口會是夜大風雨雪模等班師士卒凍死十二
三世遵及笄生模並坐免官後除散騎常侍平
北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孝昌元年薨於州
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諡曰康王
子劼先襲歷諫議大夫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
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劼先與叔父均筓於河梁
起義爲顥所害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太尉公

定州刺史

子宣洪龔歷諫議大夫光祿少卿武定中與元瑾謀反誅國除

世遵弟均字世平累遷通直常侍征虜將軍以河梁立義之功封安康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青州刺史出帝時復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均六子

長子忻之性麤武幼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

中兵參軍稍遷尚書右中兵郎以河渚起義之
勲賜爵東阿侯初孝莊之圖介朱榮元天穆也
忻之密啓臨事之日乞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
之死百寮入賀忻之獨蒙勞問莊帝崩於晉陽
忻之內懼及齊獻武王起義河北忻之奔赴後
廢帝時除散騎常侍大丞相右長史出帝初襲
先封安康縣開國伯除撫軍將軍北徐州刺史便
道之州屬樊子鵠據瑕丘反遂於中途遇害以
死王事追贈使持節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諡曰文貞
忻之弟慶鸞武定末司徒諮議參軍

慶鸞弟慶哲終於司農少卿贈中軍將軍濟州
刺史

均弟禹容貌魁偉起家司空參軍轉符璽郎太
常丞鎮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峒嵒戍主禹頗好
內學每云晉地有福孝昌末遂詣尔朱榮建義
元年與榮同入洛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封鄆城縣開國伯邑五百戶爲并州東面大都

督鎮樂平榮死之後爲土民王惡氈起義殺之
後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子長淵襲武定中南青州長史齊受禪爵例降
禹弟菩薩給事中卒贈濟南太守

吐萬弟鍾葵早卒

長子法壽侍御中散累遷中散大夫出除龍驤
將軍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
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更滿還
朝吏人詣闕訴乞肅宗嘉之詔復州任後徵爲

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
義初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相州刺史

子慶始大司農丞與父同時見害贈前將軍廣
州刺史

慶始弟慶遵武定末瀛州騎府司馬

慶遵弟慶智美容貌有几案才著作佐郎司徒
中兵參軍卒於太尉主簿

法壽弟法僧自太尉行參軍稍轉通直郎寧遠
將軍司徒司馬掾龍驤將軍益州刺史素無治

幹加以貪虐殺戮自任威怒無怕王賈諸姓州
內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
皆反招引外寇蕭衍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城門
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表曰臣忝守遐方變生
慮表賊衆俯張所在彊盛統內城戍悉已陷沒
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
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
謝罪闕庭旣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爲鬼永曠
天顏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

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
肅宗詔曰比勅傳豎眼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
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馱催遣庶令拔彼
倒懸救茲危急豎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徵拜
光祿大夫出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轉安東將
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謨反於
彭城自稱尊號號年天啓大軍致討法僧攜諸
子擁掠城內及文武南奔蕭衍

鍾葵弟篤字阿成太子右率北中郎將撫眞鎮

將光祿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卒謚曰貞
長子浩字洪達太尉長史

他弟渾繼叔父廣平王連

渾弟比陵太延五年爲司空賜爵牂牁公除安
遠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子天琚襲高祖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從駕南
征拜後將軍尋降公爲侯除西中郎將世祖時
征虜將軍夏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濟州刺史
子延伯襲卒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太祖前
中之太祖驚歎焉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
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泰常七年薨時
年二十二有七子

長子提驍烈有父風世祖時襲爵改封潁川王
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
焉後改封武昌拜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平原鎮
都大將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後與淮南王他討
平吐京叛胡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

大將賜馬百匹羊千口甚見寵待太安元年薨
年四十七謚曰成王

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顯祖時蠕蠕犯塞
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拜假節都叔督齊兗二
州諸軍事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
歸附者千有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
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
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
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

姓復討斬之時歲穀不登齊民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疑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及還京師每歲率諸軍屯於漠南以備蠕蠕遷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贈以本官加羽葆鼓吹諡曰簡王有五子長子和為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詔許鑒身終之後令顯

襲爵鑒乃受之

鑒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沉重少言寬和好士拜通直散騎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河南尹車駕南伐以鑒爲平南將軍還除左衛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比且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

曰耳目更新高祖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
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齒已長攜男女
五人隨鑿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
處受納鑿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
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鑿治名大損世宗初以本
將軍轉徐州刺史屬徐充大水民多飢饉鑿表
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旣
年少長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鑿表
曰梁郡太守程靈虬唯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

殘民寇盜並起黷音悖響盈於道路部境呼嗟
僉焉怨酷梁郡密邇僞畿醜聲易布非直有點
清風臣恐取嗤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
免靈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蕭衍角城
戍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鑿遣淮陽太守吳秦生
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
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尅角城世宗詔鑿曰知摧
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潁川路衝
要自昔經筭未能尅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

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宜闢境尅城功著不日據
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勲高三捷朕甚嘉焉守
御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別遣年四十
二薨贈衛大將軍齊州刺史王如故諡曰悼王
長子伯宗貞外郎

次仲淵蘭陵太守並早卒

仲淵弟季偉武定中太尉中兵參軍

和字善意鑿薨之後與鑿子伯宗競求承襲尚
書令肇奏和太和中出為沙門讓爵於鑿鑿後

以和子顯年在弱冠宜承基緒求遜王爵以歸
正胤先朝詔終監身聽如其請監既薨逝和求
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
求有乖道素請令伯宗承襲世宗詔曰和初以
讓監而監還讓其子交讓之道於是乎著其子
早終可聽和襲尋拜諫議大夫兼太子率更令
轉通直散騎常侍兼東中郎將肅宗時出爲輔
國將軍涼州刺史坐事免久之除東郡太守正
光四年薨贈安東將軍相州刺史

子謙字思義襲爵後拜前軍將軍征蠻都督莊
帝初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大將軍儀
同三司相州刺史

子琴襲齊受禪爵例降

鑒弟榮字兪生高祖時直寢從駕征新野終於
羽林監

榮弟亮字辟邪威遠將軍羽林監卒贈河間太
守

亮弟尪字道明太尉府行參軍司徒掾鎮遠將

軍太僕少卿出除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建義
初卒於州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河間王脩天賜四年封泰常元年薨無子世祖
繼絕世詔河南王曜之子羯兒龍襲脩爵改封
略陽後與永昌王健督諸軍討禿髮保周於
番和徙張掖民數百家於武威遂與諸將私自
沒入坐貪暴降爵爲公後統河西諸軍襲蠕蠕
至於漠南仍復王爵加征西大將軍正平初有
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風成年十四泰
常元年薨太宗悼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
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始光四年薨無子世祖
繼絕世以陽平王熙之第二子渾爲南平王
以繼連後加平西將軍渾好弓馬射鳥輒歷
飛而殺之時皆歎異焉世祖嘗命左右分射勝
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世祖大悅器
其藝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僮僕數十人後

拜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鎮東
大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和龍在州綏導
有方民夷悅之徙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
領護西域校尉賜御馬二疋臨鎮清慎恩著涼
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
十一年從駕巡方山道薨

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
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
之高祖特垂欽重除宗正卿右光祿大夫詔曰

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
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大夫太和十七年薨賜
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第一祕器絹千匹高祖
總喪臨窆月喪哀慟左右醺不舉樂贈衛將軍定
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諡曰安王子纂纂襲

纂亦有譽於時除恢武將軍進平西將軍領西
中郎將出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景明元年薨
於平城

子伯和襲永平三年薨贈散騎侍郎諡曰哀王

四

上

統卒贈涼州刺史

子思略武定末瀛州治中

思略弟叔略武定中太尉主簿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神麇元年薨

子根襲改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薨無子顯祖
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爲根後

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高祖時除
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將轉都督柔玄
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天將

入爲左衛將軍兼侍中又兼中領軍留守洛京
尋除持節平北將軍鎮攝舊都高車酋帥樹者
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
東悉稟繼節度繼表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相
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
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斬讐首一人自餘
加以慰喻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
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
良足大任也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來降怕朔

清定繼以高車擾叛頻表請罪高祖優詔喻之
世宗時除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軍恒
州刺史入爲度支尚書繼在青州之日民飢餒
爲家僮取民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
所彈坐免官爵後大將軍高肇伐蜀世宗以繼
爲平東將軍鎮邊徐楊世宗崩班師及靈太后
臨朝繼子义先納太后妹復繼尚書本封尋除
侍中領軍將軍又除特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
如故繼頻表固讓許之又詔還依前授太師高

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及門下
八座奏追論繼太和中慰喻高車安輯四鎮之
勳增邑一千五百戶繼又上表陳讓詔聽減戶
五百靈太后以子义姻戚數與肅宗幸繼宅置
酒高會班賜有加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特進領軍如故徙封京兆王繼疾患積年
枕養于家每至靈太后與肅宗遊幸於外時令
扶入居守禁內及節慶宴饗皆力疾參焉遷司
空公侍中如故寬和容裕號爲長者神龜末子

义得志轉司徒公仍加侍中繼以蕃王宿宦舊
貴高祖時歷内外顯任意遇已隆靈太后臨朝
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台司义又居權重榮
赫一卅繼頻表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
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黃門侍郎盧同敦勸繼又
啓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吹頻表陳
辭不許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慶親尊戚老理
宜優異王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
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頻讓不許又

遣使敦勸乃受之時又執殺生之柄威福自己
門生故吏遍於省闈拜受之日送者傾朝當世
以爲榮有識者爲之致懼太官給酒膳供賓客
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庭兩人扶侍禮秩與丞相
高陽王相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
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及出師之日車
駕臨餞傾朝祖送賞賜萬計轉太尉公侍中太
師錄尚書都督並如故尋詔班師繼啓求還復
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婪聚斂無已牧守令長

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
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得平心選舉憑義威
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義黜繼廢於家初
介朱榮之爲直寢也數以名馬奉義義接以恩
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司州牧永
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雍華涇邠秦岐河梁
益九州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大丞相雍州刺
史王如故諡曰武烈

義繼長子字伯雋小字夜義世宗時拜員外郎

靈太后臨朝以義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義妻
封新平郡君後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義以此
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嘗食典
御轉光祿卿義女夭靈太后詔曰義長女年垂
弱笄奄致夭喪悼念兼懷可贈鄉主尋遷侍中
餘官如故加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摠禁兵深
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
參決機事以義恃寵驕盈志欲無限懌裁之以
法義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義遂令通直郎宋

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
後窮治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
館久之義恐懼終爲己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
靈太后時在嘉福未御前殿騰詐取主食中黃
門胡玄度胡定列誣懌云許度等金帛今以毒
藥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以富
貴騰以具奏肅宗聞而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
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義於含章殿後
欲入徽章東閣義厲聲不聽懌曰汝欲反邪義

曰元义不反正欲縛反人义命宗士及直齋等
三十人執憚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數十人防
守之騰稱詔召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憚义
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語在其傳义
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事可夜中殺憚於是假
爲靈太后辭遜之詔义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
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
巨細決之威振於内外百寮重跡相州刺史中
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义爲名不果見誅义尋

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醮於西林園日暮還宮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义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徙御徽音殿义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劔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义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遙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

馬帛千匹初義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
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
之後便驕愎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
作別庫掌握之寔充牣其中又曾卧婦人於食
輿以屝覆之令人輦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
知莫敢言者輕薄趣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
婦女朋淫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
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從劉騰死後防衛
微緩義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

邑靈太后微察知之義積習生常無復虞慮其所親諫義又不納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肅宗謂羣臣曰隔絕我母子不聽我往來兒間復何用我為放我出家我當永絕人間脩道於嵩高閑居寺先帝聖鑒鑒於未然本營此寺者正為我今日欲自下髮肅宗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殷勤苦請靈太后聲色甚厲意殊不回肅宗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圖義肅宗內雖圖之外形彌密靈太后瞋忿之言欲得

往來顯陽之意皆以告義又對義流涕叙太后
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數四義殊不
爲疑乃勸肅宗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
二宮無復禁礙義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
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義深愧悔丞
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義而甚畏憚欲進言於
肅宗而事無因會太后與肅宗南遊洛水雍邀
請車駕遂幸雍第日晏肅宗及太后至雍內室
從者莫得而入遂定圖義之計後雍從肅宗朝

太后乃進言曰臣不慮天下諸賊唯慮元義何者義搃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万之衆虎視京西弟爲都督搃三齊之衆元義無心則已若其有心聖朝將何以抗義雖曰不反誰見其志而不可不懼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而無反心何故不去此領軍以餘官輔政義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義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義雖去兵權然搃任內外殊不慮有黜廢之理也後義出宿遂解其待中

且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爲民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蕭衍衍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曰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卽危綴旒非譬元凶險慝狼戾人倫不齒屬籍踈遠素無問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土所傳皆云凶狠心蠱毒藉權位而日滋舍忍諂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事且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

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
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義本名夜义弟羅
實名羅刹夜义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
飄愴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
勝名梟稱不入不為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
露久矣始信斯言況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
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
弈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
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

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義專政億兆離
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殪踣桑柘焦
枯飢饉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譴人皆歎息灑
澗西北羗戎陸梁泗汴左右成漕流離加以剖
斲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潰今旣率
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冠履得所大憝同
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義爲遠近所惡如
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義昔邀朕
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

曰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義及其弟爪謀反欲令其黨攻近京諸縣破市燒邑郭以驚動內外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令人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義兄弟爲內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壻之故未忍便決黃門侍郎李琰之曰元義之罪具騰遐邇豈容復停以惑視聽黃門徐紇趨前欲諫遂巡未敢羣臣固執不已肅宗又以爲言太后乃

魏書傳四
二六
從之於是義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
故復追贈義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
令冀州刺史

義子亮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義庶長子稚祕書郎中義死之後遂亡奔蕭衍

義弟羅字仲綱以儉素著稱起家司空參軍事

轉司徒主簿領嘗食典御散騎侍郎散騎常侍

雖父兄貴盛而虛已謙退恂恂接物遷平東將

軍青州刺史義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于時才

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遊青土時蕭衍遣將寇邊以羅行撫軍將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罷州入爲宗正卿孝莊初除尚書右僕射東道大使出帝時遷尚書令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羅旣懦弱孝靜初蕭衍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又死之後羅逼又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

羅弟爽字景詰少而機警尤爲父所寵愛解褐

秘書郎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永
熙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涇岐秦三州諸軍事
衛將軍尚書左僕射秦州刺史謚曰懿

爽子德隆武定末太子中庶子

爽弟蠻武定末光祿卿

爪字景邕給事中與兄义同以罪誅

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
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為適不入京師
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遣豪據北方甚有聲

稱義權重以羅侯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正
光末逆賊大俄佛保陷郡見害

子景遵直寢太常丞

史臣曰梟鏡為物天實坐之知母忘父蓋亦禽
獸元紹其人比之不若乎陽平以下降年天促
英才武略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為時稱首鑿既
有聲渾亦見器霄荷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
其才名位豈徒及也義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
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道武十王列傳第四

魏書十六

明元六王列傳第五

魏書十七

樂平王

安定王

樂安王

永昌王

建寧王

新興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
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
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
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太宗以丕長愛

其器度特優異之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
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
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
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
聚而爲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
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
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
還爲亂必速丕以爲然於是緩懷初附秋毫無
犯初馮弘之奔高麗世祖詔遣送之高麗不遣

世祖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優復
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舉而
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潔事以憂薨事在潔傳
謚曰戾王子拔龍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
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
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
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
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
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

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
王下保於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
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太宗討滑臺留守京師
薨謚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母
祖以長安形勝之地非範莫可任者乃拜範都
督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
鎮都大將高選才能以為僚佐範謙恭惠下推

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常參軍國大計高宗時襲主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爲內都大官薨諡曰簡王

永昌王健太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王而

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
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
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
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騎擊之矢不虛發所
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
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
沮渠無諱無疾薨諡曰莊王

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世祖奇之後與濮陽
王閭若文謀爲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拜輔國將軍從討北虜
有功高宗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
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拜鎮東大將軍少善騎
射多才藝坐法削爵爲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
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
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明元六王列傳第五

魏書十七

魏收書明元六王列傳亡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

魏書十八

晉王

東平王

臨淮王

廣陽王

南安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
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
淮王譚伏椒房生楚王建閭石昭儀生南安王
余其小兒猫兒虎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
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
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
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
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
羅曰夫將軍制勝万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
行至大毋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
寅走阿曲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二萬餘落八年
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

軍參與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
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
枹罕以信惠撫衆羗戎敬服改封東平王世祖
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
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

子道符襲爵中軍大將軍顯祖踐阼拜長安鎮
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討斬之傳
首京師

臨淮王潭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

後改封臨淮王世祖南討授中軍大將軍先是
劉義隆以鄒山險固有榮胡家乃積糧爲守禦
之備譚率衆攻之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義隆
恃准之阻素不設備譚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
衆驚潰遂斬其將胡崇賊首萬餘級薨諡宣王
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
鎮久之提子負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
邊戍高祖不許後詔提徙駕南伐至洛陽參定
遷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

世宗時贈雍州刺史諡曰懿

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世宗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諡曰康王追封濟南

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思道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無優劣

然安豐最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
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
備貞方彘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
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
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
彘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彘同署避紹
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
荀文若可名彘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彘求復本
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

中尉或以為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
朝廷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
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為
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
左僕射攝選是時蕭衍遣將圍逼溫湯進或以
本官為東道行臺會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
撫膺慟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
并觀或為人建孫還報稱或風神閑雋衍亦先
聞名深相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

樂聲歔歔涕淚交下悲感傍人行爲之不樂自
前後奔叛皆希旨稱魏爲僞唯或上表啓常云
魏臨淮王衍體或雅性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
阼或之母老請還辭旨懇切衍惜其人才又難
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或曰昔王陵在漢
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或曰死猶願北
況於生也衍乃以禮遣或性至孝事父母盡禮
自經違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累除
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

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
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或表諫曰漢祖
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
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為絕服猶尚身奉子道
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慕
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
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
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威權景王意
存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

室昆之與李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
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
以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
祫失序著譏前經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
祖雖勲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皇后稟德坤
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
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
唯或與吏部尚書李神雋並有表聞詔報曰文
穆皇帝勲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軌恭

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
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
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
天睠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
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
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
得與餘帝別廟有關餘序疑漢郡國立廟者欲
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主獨在
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不

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旣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旣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茲帝旣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替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皇

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古作而
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
之情使名器無爽入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勅百
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爲爰自中
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
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
準又不納尔朱榮死除或司徒公尔朱世隆率
部北叛詔或防河陰及尔朱兆率衆奄至或出
東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歐

薨出帝贈太師太尉公雍州刺史或美風韻善
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
所著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
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爲識者所譏無子

弟孝友少有時譽龍蓋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

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

姓亦以此便之孝靜帝宴齊文襄王於華林園

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

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

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
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
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
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
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
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四閭閭二比
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
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
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

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
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
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
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脩繼嗣有廣廣繼嗣
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
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
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
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離索身事
連遭內外親知共相嗤恠凡今之人通無準節

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
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
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
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
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
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
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
數若不充數及侍妾非禮使妻妒如捶撻免所
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非自絕無以血食

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
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
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
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
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
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
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阜隸葬擬王侯存
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壠盛飾祭儀隣里相
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

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
粢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
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
以後若婚葬過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
與同罪孝友在郡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
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受禪爵
例降

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
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

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寔
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摠括古今名妃賢后凡
爲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那瓌旣得返國
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
孚爲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
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
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
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
遠之長策也乞以特牛產羊餽其口命且畜牧

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
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
肯徙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
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
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
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
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
未若杜其未萌又賀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
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

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
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
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
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
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
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
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
竊以理雖万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下
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

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
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
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
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謨略依
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
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
親不至矯詐踈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
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
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

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
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
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
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
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
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
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
載以輜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
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

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去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

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爲死又孟
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
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
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
城郡王孚封顯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
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
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
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
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

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
旨勅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
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
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篳篥六架東北架
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
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
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
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
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

之法吹律求聲叩鐘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
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
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
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
可于時措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
返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
後從出帝入關

廣陽王建間具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王
薨諡曰簡王

子石侯襲薨諡曰哀王

子遺興襲薨諡曰定王無子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高

祖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

建閭後高祖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

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

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

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

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

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沉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其屬尊羣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權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旣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勸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

遺命薄葬世宗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
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
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龍襄爵肅宗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
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
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
以此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
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
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

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
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
道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
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
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官至
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
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
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
征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

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住鎮者
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
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
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
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
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
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
莫能自改咸言女妲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
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

漢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
書令臣崇時節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
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戎主率下失和拔陵
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
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
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
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
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
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勅勒之叛朝議更思

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
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
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
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
圖及李崇徵還深專摠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
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
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
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
亂心不從詔遣黃門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

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
由此作旣而鮮于脩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
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
上書乞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
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
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覈朱
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
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
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肅宗

不欲使徽深相憾勅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
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
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
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
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勅章武王等潛
相防備融遂以勅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
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
元義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
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踈

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勲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標據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勲法僧叛後暫被圍逼固守之勲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

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啓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勲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

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
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
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
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
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
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
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
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
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

啓徽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
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
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旣優幸任隆
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
填門及臣居邊賓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
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
從後命自安無所僣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
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
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

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勅伺察
臣事微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
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微昔臨藩
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為州
使得申其利用微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
脫蒙關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鬪
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陳賊
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
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

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
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
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
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
趨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
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十人臂肩
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
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噪追
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

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
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莊帝初襲封孝靜初累
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
行司州牧時齊獻武王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啓
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
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
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就出爲冀州竊而攜
去遊道大致紛紛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

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

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
伏法

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
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世
祖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余而立之
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爲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
厚賞羣羊下取悅於衆爲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

魏書卷之六
月之間帑藏空罄无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
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
日甚内外憚之余疑愛將謀變奪其權愛怒因
余祭廟夜殺余高宗葬以王禮諡曰隱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

魏書十八

魏收書太武五王列傳云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

魏書十九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浪王

廣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表椒房

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

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

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

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

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
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
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即位恭
宗宮人有子者並號爲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爲
內都大官薨諡曰幽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
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赴京勛以戰伐之
事對曰當仰仗廟筭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嘆

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
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
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吉盧河西
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
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
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
伏誅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六年薨於青州刺史
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肅宗時坐殺叔父賜
死爵除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勅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毋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旣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

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余朱榮以融為直閣將軍及余朱兆入洛融逃人間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

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識者
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
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
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
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
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

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
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
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
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顯祖將
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高祖高祖即位
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
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
後除祕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
後改鎮爲夏州仍以太興爲刺史除守衛尉卿

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既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即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

既爲沙門更名僧懿居嵩高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昂字伯暉襲懿薨

子棕字魏慶龍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
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
諡曰文棕寬和有度量美容兒風望儼然得喪
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
無餘財

昂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
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

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
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
決於是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中軍大
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
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
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
宮封汝陽王遷秦州刺史先時秦州城人屢爲
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二普泰元年除涼州

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
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
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
贈太師錄尚書

子冲襲無子國絕

太興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高祖
南征賜爵饒陽男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
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肅宗初累遷左光祿大
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遥以諸胡先無籍貫

姦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欲稅之
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遙云取納金馬御
史按驗事與胡同遙坐除名遙陳枉不已勅有
司重究乃披雪遷右光祿大夫時冀州沙門法
慶既爲祆幻遂說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
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
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
一住菩薩殺十人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
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於

是聚衆殺阜城令破勃海郡殺害吏人刺史蕭
寶寅遣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麟
戰沒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
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遙爲使持節
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
率攻遙遙並擊破之遙遣輔國將軍張蚪等率
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
首京師後擒歸伯麟於都市初遙大功臣弟皆
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

遙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
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總服窮五世而
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
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
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
廣帝宗重盤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此別制
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
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
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

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矐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太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太宗之不固骨肉之恩踈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

委言傳十一
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
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儵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
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
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
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
太后不從卒諡曰宣公

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
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待
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諡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
侵擾詔新成率衆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旣
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
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
贈大將軍諡曰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黷貨賜
死國除

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
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

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
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
嵩山以宥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
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諡曰
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
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語暉業終如
其言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
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

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
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
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
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
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
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
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
錄四十卷行於世

暉業第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

洛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
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
夫卒諡曰文侯

鬱弟偃字仲璇位太中大夫卒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景
明三年誕訴云伯鬱前朝之封正以年長襲封
以罪除爵爵由謬襲襲應歸正詔以偃正元妃
息曇首濟陰王嫡孫可聽紹封以纂先緒誕既
襲爵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

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
門爲誕採藥還而見之誕曰師從外來有何消
息對曰唯聞天負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戶
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負後爲御史
中尉元纂所紕會赦免薨諡曰靜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
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
簿呂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

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麗爲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與別駕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列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奔三十里獲其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繼歸降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斬瞻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世宗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

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
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
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
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
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
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
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
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美容止閑雅乃宰相

魏書傳十一
十一
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
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
同源別派皆是盤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
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
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坐爲叛臣及將殺之神
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拜鎮南大將軍虎牢
鎮都大將後爲內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書胡
莫寒簡西部勅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

大納財貨簡選不平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
將奚陵於是諸部勅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
羅雲督諸軍討之前鋒勅勒詐降雲信之副將
元伏曰勅勒色動恐將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
圖雲不從勅勒輕騎數千襲殺雲天賜僅得自
全後除征北大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累遷懷朔
鎮大將坐貪殘怒死削除官爵卒高祖哭於思
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

子逞字万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

二九四
魏書卷十一
三
字化程
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蕭衍將所攻舉城降
之衍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
之望風退走衍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
徙合浦

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
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
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

天賜第五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頗有文才
爲高祖所知自元士稍遷左將軍齊州刺史脩

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脩短有命
吉凶由人何得過致憂憚以乖維城之寄違凶
就吉時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於是移理東城
脩義爲政寬和愛人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
以是追思之遷秦州刺史肅宗初表陳庶人禧
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
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
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專貨賄授官
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

時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
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
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
脩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
師白刼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
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諭之乃
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
秦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
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

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寬討之以脩義
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諡曰文

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

樂浪王万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
龍性貪暴徵還道夏憂薨諡曰厲王

子康王樂平襲薨

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

子忠肅宗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出帝汎舟天
淵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

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
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
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
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諡曰殤無子後以
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宗器之謂曰叔父
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
克終之美世宗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

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
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
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蹇言世宗親政除肆
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
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
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已
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
已上有命婦之號竊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
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既啓王封妃名

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己齊可從妃例自是
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
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
聽龍衣封以明興絕之義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
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傾憚唯
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輿棺詣
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
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
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羣僞競興禮壞樂崩彘倫

攸斲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
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
林推尋樂府依据六經參諸國志以黍裁寸將
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
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
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
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
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旣成
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

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甚據非所宜行時
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
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
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
黍刊寸竝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
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
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
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
量省二三謂芳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

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庸殊異言取中黍校
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
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即時定肇
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喻先旨
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
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嚙競無復彛
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
敕旨共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譽
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

己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
依經按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
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
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怙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
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
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
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刑足內朝抱璞人
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臣職當出納獻替所
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

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
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
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
於人規成虛譽況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
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黃帝始祖德
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
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
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
短先朝之尺臣旣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

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
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
非已制表臣按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
言之芳先被勅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
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
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
爲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
歲芳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
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

黍亦俱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
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
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化馬
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
匡既誣毀宰相訛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
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剛足之言趙高矯惑
事屬衰秦卞和抱璞時遇暴楚何宜以濟濟之朝
而有斯誘者哉阻惑朝聽不勘至其甚請以肇匡
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旨可有司

奏匡誣肇處匡死刑世宗怒死降爲光祿大夫
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
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
前雖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旨願聽
臣暫赴世宗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
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
意也兗州旣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
肅宗初入爲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
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

之心又慮匡辭解欲避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
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
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徃代良規匡宗室
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
權衡得衷令寸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
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
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盤石可特
襲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
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

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已
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與漢
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
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起
度量惟古玉律及鍾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
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
于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
睿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傳
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

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內遂不平先所
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
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
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
八座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
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爲關右
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
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第四子獻襲齊受禪爵例降

魏傳七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

魏書十九

魏收書景穆十二王列傳卷上亡